

徑山刻藏考述 *

釋法幢 (謝馨后)

北京大學哲學系博士生

摘要

明代萬曆年間，徑山寺院的重興，不啻為再續祖師慧燄之空間載體，《徑山志》表述「徑山中興之書」，以為法嗣，「紹明祖席，奉揚宗風」，以垂後世，「法幢之所繇豎，法寶之所繇傳」，以鑒十方墮頹之殿宇，得以重新。而於徑山刊刻藏經，不可不謂為「法輪再轉之機」。

「從禪出教」，晚明《徑山藏》的刊刻，作為當時禪僧與佛教居士復興佛教的動力，倡議創刻方冊藏經之矢志，期以「法界無盡身雲，稱性而演普門法界修多羅」，令眾人有緣誦讀法藏，依佛典所詮之教法，見佛法身，了悟自性，而「藉教悟宗」。本文探討徑山禪寺、寂照庵、化城寺等三處刻經的歷程，包括紫柏大師等人參與刻藏的發願緣起，以及時空演變之經過，並發掘徑山刻藏的時代意義與文史成果。其中，看到「寺志」與「藏經」兩種佛教文獻的互用關係，也發現刊刻藏經與寺院重建，兩者之間相互帶動的影響。本文研究，旨在彰顯明末漢傳佛教的一件大事因緣。

* 收稿日期：2012.08.27，通過審查日期：2012.10.25。

本文惠承杜正民師指導與推薦。感謝徑山禪寺戒興法師、法涌法師與慈恩寺智渡法師等惠予協助或提供方便，本文曾於「紀念徑山禪寺開山 1270 周年暨徑山與中國禪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2012.08.21），徵得寺方同意，修改內文而投稿，最後感謝兩位匿名教授的仔細審查。

關鍵詞：《徑山藏》、《嘉興藏》、《徑山志》、刻藏、徑山寺

【目次】

一、前言

二、文獻探討

三、刻藏緣起與時空演變

（一）發願——「從禪出教」與「藉教悟宗」

（二）演變——人事時地更迭

（三）歷程——徑山刻經三徙

（四）見證——殘存遺址古蹟

四、徑山刻藏的文史成果

（一）雕造藏經之探勘

（二）徑山語錄等史料

五、《徑山藏》、《徑山志》與徑山寺

（一）刊刻藏經與殿宇重興

（二）刊刻《徑山藏》與編撰《徑山志》

六、結論

一、前言

禪師如果以了脫生死為念，以實修證悟為本，是否當制心一處、矢志用功參禪呢？然而，如果有禪師傾其生命之力，發願刊刻大藏經，可以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會問這是怎麼樣的時節，促成了「刻藏」一大事因緣？以「不立文字」而卻「不離文字」的禪宗，時至晚明，宗門情況為何？何以禪僧與諸大德將藏經的刊刻，作為佛教發展復興的契機？而「刻藏」對於宗門的傳承意義為何？從刻藏過程中所留下的史料，我們是否可以窺見當時的佛教面貌？

自 2008 年起，筆者適逢寒暑假之際，來到內地巡禮祖庭，期許自身於參學中，開闊視野、廣學見聞。走過無數寺院，當來到徑山萬壽禪寺，有感此地祖席顯赫，諸如大慧宗杲、無準師範等祖師駐錫，大開禪法。在南宋時為五山十剎之首，是臨濟宗祖庭，也是中日佛教交流的重鎮，因而有幸閱讀到大慧祖師為士大夫開示修行要旨之書卷，內心感觸深刻。爾後，從事佛學數位典藏專案，參與善本古籍佛典的電子集成，無意間，竟銜接起與《徑山藏》的深刻法緣。

歷代書寫或刊刻大藏經的主事者，無非是欲將「佛法流傳於未來」，「如來慧命相續於有情」，令見聞者，悟佛知見。然而，刊刻大藏經，時代一大勝事因緣，尤以民間力量所發起，所耗人力物資非同凡可，如不是刻藏者為法獻身的發願、決心，何以在感動自己中感化人心，感召後來者接踵相繼，成就刻藏大業。

尤其當筆者看到《密藏開禪師遺稿》與《徑山志》刊刻藏經發願文，一再地看到古德先賢為法奉獻的決心，流露護法之殷重，彰顯人文情操的可貴，讓筆者深有所感。¹ 種種因緣的串接，經過一段時間的沉澱、

¹ 《徑山志》中收錄釋真可等人刻大藏發願文有 14 篇。（參《徑山志》，頁 425-488）另外，《徑山志》現存至少有兩個版本，內容稍有不同。北京的民族出版社的版本，收錄於重輯《嘉興藏》，第 357 函，冊 1-5，有 9 卷；以及宗青圖書出版公司的版本，收錄於《中國佛教史寺彙刊》，第 1 輯，冊

積累，於是，研究《徑山藏》課題的想法，在筆者心中悄然生起而逐漸清晰。進而從史料閱讀中，筆者發現，在徑山刊刻藏經，與《徑山志》的編撰，以及晚明徑山寺院的重興，這三大事件，發生在相同的空間範疇，而且時間範圍也很接近，因此，筆者擬探討這三者是否具有相互關係？所帶來的影響、意義為何？藉此，對於晚明佛教的復興，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二、文獻探討

如佛教學界普遍所認同的，目前一般稱作《嘉興藏》的漢文佛教大藏經，本身還具有其他多種名稱。因為此套大藏經，改變裝訂形式，將以往大藏經之「梵夾本裝禱」形式，一改為「方冊本線裝書」形式，而題名為《方冊藏》；因刻藏的地點，從一開始的五台山，南遷到浙江餘杭徑山，雕造藏經的板塊，貯藏於徑山寂照庵、化城寺，故而稱為《徑山藏》；再者，由於該套藏經是在浙江嘉興楞嚴寺印刷、流通發行，故名為《嘉興藏》，更多的名稱，在此就不一一羅列。²

回顧前人研究成果，早期對於《嘉興藏》的研究，著述論文成果並不多，筆者以為藍吉富的研究成果，為早期研究此課題的主要代表，發表有〈《嘉興藏》研究〉³與〈嘉興大藏經的特色及其史料價值〉⁴，文章中分析探討《嘉興藏》的編修倡議、刊刻經歷程、校勘版式、史料價值與特性，這為後來的研究者，提供了研究方向與可能路徑。

李富華、何梅撰述的《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其中一章〈關於《嘉興藏》的研究〉，說明《嘉興藏》刻藏緣起、始末，對於刻藏的時空背景與主事人物，有一清晰的概說，並簡要地提到《嘉興藏》的內容、形式，

31-32，有 14 卷。兩個版本的 1-9 卷內容大致相同，後者多出前者的卷 10-14，載有名什、外護、殿宇、名勝、古跡等內容，本文採用後者的版本。

² 還有《萬曆藏》、《楞嚴藏本》、《支那藏》、《明藏》等名稱，可參考章宏偉，〈故宮博物院藏《嘉興藏》的價值——從《嘉興藏》學術研究史角度來探討〉，頁 541。

³ 此篇論文收錄於《中國佛教泛論》，頁 115-179。

⁴ 此篇論文收錄於《佛教的思想與文化》，頁 255-266。

並對典籍數量統計，進而提出《嘉興藏》的學術價值觀點——在於歷代大藏經未見載錄的中國著述傳世，豐富的珍貴史料，對於明清禪宗史與佛教思想史研究，有重要的意義與價值。⁵

2008 年，民族出版社重輯的《嘉興藏》出版問世，部分學者在掌握到《嘉興藏》一手文獻資料的基礎下，陸續有較為深入且可靠的研究成果提出。其中，章宏偉發表〈故宮博物院藏《嘉興藏》的價值——從《嘉興藏》學術研究史角度來探討〉⁶ 與〈方冊藏的刊刻與明代官版大藏經〉⁷，考察早期刻藏地點位於五台山的原因，並以刻藏主事者為對象，做過探討，包括刻藏最早倡議者袁了凡、幻余法本，以及實際主持刻藏者密藏道開，詳細羅列刻工、書寫、校對者名稱，也透過《嘉興藏》首函的《刻藏緣起》一冊，分析考察刻藏緣起、募緣疏、經序、凡例與規則等 21 篇的文獻史料，描述早期刻經規模。對於《嘉興藏》學術研究史進行系統的回顧，將近年來前人論述《嘉興藏》的研究成果，詳盡羅列並簡要評析，可作為研究《嘉興藏》重要的二手文獻。

此外，還有金申的〈《嘉興藏》的主刻僧密藏事輯〉⁸、〈《嘉興藏》的正式刊刻前的刻經〉⁹，以及王蕾、韓錫鐸〈關於《嘉興藏》的幾個問題〉¹⁰ 等數篇論文。上述前人研究論文成果，大多為目錄、版本文獻學的處理，為筆者提供文獻探討的重要基礎，而有助於更深入鑽研、探索。

因此，本文將使用《徑山志》、《密藏開禪師遺稿》與重輯《嘉興藏》的首函《刻藏緣起》等諸篇史料，收集整理刻藏願文、緣起疏文、書函，以及與寺院重建有關的募緣疏文，並參考前人的研究成果，進行以下各章的探討。

⁵ 參李富華、何梅，《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頁 465-508。

⁶ 此篇論文收錄於《故宮學刊》1，頁 540-585。

⁷ 此篇論文收錄於《明清論叢》5，頁 145-207。

⁸ 此篇論文收錄於《文史》42，頁 271-274。

⁹ 此篇論文收錄於《周紹良先生欣開九秩慶壽文集》，頁 288-293。

¹⁰ 此篇論文收錄於《圖書館學刊》5，頁 120-126。

三、刻藏緣起與時空演變

（一）發願——「從禪出教」與「藉教悟宗」

明代萬曆年間，紫柏真可禪師與其法侶密藏道開，並及護法善信等，深感法道陵夷，欲法藏廣作流通，將梵筴易為方冊，同發願刊刻大藏，以報佛恩於未來。紫柏大師的號召，如「刻藏之旗鼓」作為精神導師，任命弟子密藏道開主事，僧侶、明朝官員、佛教居士共十多位倡議創刻方冊藏經，於燕京龍華道場盟誓，假民間護法集資之力，共同發願成就刻藏之偉業。萬曆十七年（1589），假五台山妙德庵正式開刻大藏經。

審視當時佛教外在環境，於明代嘉靖年間，受到廢佛政策與道教勢力排擠的佛教，面臨生存發展危機，在開拓人際網絡中，取得有利於自身發展的社會資源，但也不免陷入王朝政黨權力交替的紛爭。時至萬曆年間（即《嘉興藏》開刻的時期），隨著慈聖皇太后的崇佛信仰，瓦解了嘉靖以來宮廷佛教禁錮的局面，帶動大規模的興佛建寺活動，成為明代佛教復興的契機。¹¹

然而反觀佛教宗門自身，自明代中期以來，禪宗呈現蕭條景象，明末佛教四大師之紫柏真可，以為「宋大慧杲禪師，傳心如貫珠，燈燈相續」，但今日「去聖彌遠，世與道喪……僧不能轉俗，更為俗轉」，法道陵夷，宗門衰敗，故紫柏大師常感慨五家綱宗不振。¹² 為了挽救佛教宗門的衰微，廓清宗門法脈之正統傳承，以重興佛法為己任的僧人或居士，時而借助語言文字的傳播力量，或者編修傳燈錄，以正法源，或是修復寺院，令古剎重光，也有編撰寺志，以為傳之不朽，乃至集合眾人力量來刊刻藏經，期使人人有緣誦讀法藏，依佛典所詮之教法，見佛法身，了悟自性，為令「藉教歸宗」也。

明代王朝宮廷，曾經有多次大規模刊刻大藏經，而將藏經頒賜名山大

¹¹ 詳細可參考陳玉女，《明代的佛教與社會》一書中，〈明嘉靖初期議禮派政權與佛教肅清〉、〈明萬曆時期慈聖皇太后的崇佛〉、〈明華嚴宗派遍融和尚入獄考〉三篇。

¹² 參釋真可，〈徑山佛殿緣起〉，《徑山志》，頁 405；釋德清，〈紫柏大師塔銘〉，《徑山志》，頁 612。

剎，官方所刊的大藏經包括有：《初刻南藏》（又名《建文南藏》）、《再刻南藏》（為《永樂南藏》）、《永樂北藏》，諸多叢林古剎，保存著朝廷頒賜的大藏經。至萬曆年間，朝廷奉慈聖皇太后的懿旨，續刊《北藏》的續入藏經，分送各名山古剎。¹³

對於朝廷來說，透過刊刻、頒賜、傳播大藏經，表面宣揚佛教，實際上是以儒學為主，釋、道為輔的治國策略手段。提倡佛教的教化功能，在於其「陰翊王度」的作用，使得百姓從重視佛教的善惡果報中，敬奉天地祖宗，尊敬三寶神明，進而遵守倫理綱常與封建法度。此導化世俗之作用，有助於維護或鞏固封建統治，正如紫柏大師認為，皇帝下詔頒賜佛法會典，即在「化凶頑而益王綱，利良善而資帝道」。¹⁴

相對來說，古來名剎亦仰賴朝廷頒賜大藏經，原因是請供藏經費用過於龐大，一般佛寺是不容易請供大藏經。此外，民間百姓如果要佈施捐印佛典，也多半是集合眾人力量完成，更何況是重新刊刻大藏經這件大事。因此，以民間力量發起，佈施刊印、流通三藏，必有其深刻的背景因緣，憑藉重要的精神信念，支持發願刻藏者，可以不畏艱難地完成使命。

正如憨山大師於〈刻方冊藏經序〉所述，募刻藏經這一大事，對於當時佛教的復興，除了有迫切需要外，也具有重要的時節意義：

斯刻之舉，不啻秦庭之哭，真有斂軍拔幟之意，其恢復法界之圖，遠且大矣……斯刻之功，將浩劫而不窮，直使人人因之而見佛，物物以之而明心，睹法界於毫端，覲毗盧於當下。斯可謂人天共仰，真俗交歸，隨順方便之最上第一義諦，廣大威德法門也。¹⁵

¹³ 參章宏偉，〈方冊藏的刊刻與明代官版大藏經〉，頁 146-151；李富華、何梅，《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頁 375-444。

¹⁴ 參曹剛華，《明代佛教方志研究》，頁 45-46；釋真可，〈募刻大藏疏文〉，《徑山志》，頁 427。

¹⁵ 釋德清，〈刻方冊藏經序〉，《憨山老人夢遊集》，CBETA, X73, no. 1456, p. 596b9-21。

憨山大師舉兩則漢朝鞏固國家軍權的計策，以「周勃奪軍」、「拔幟易旗」之寓意，來譬喻此方冊藏經刊刻的發起行為，不是乞求外界的援助，只為了達成刻藏目的而已，而是面對佛教存亡，內憂外患處境，復興佛教，力而救拔，以法界為身心而還復法界，刻藏參與者，有著超遠宏大的格局氣度。繼而闡述以此刻藏的無盡功德，直使人人見佛、物物明心。如此，「從禪出教」的角度來說，法本無住，遇緣即宗，佛陀與聖人衍教說法，以「法界無盡身雲，稱性而演普門法界修多羅」¹⁶，後來的佛弟子，諸如倡議創刻方冊藏經之有志者，是以荷法度生之心，流通法教，譬若分燈，令有幸見聞者，種植般若之緣，以法而成就，以法而解脫。

（二）演變——人事時地更迭

唯日後刊刻藏經的過程，艱鉅且坎坷，紫柏師徒雖欲振興佛教，力挽狂瀾，但值明末時節政黨混亂，主事者密藏道開，曾以「碎頭目髓腦」，發願刻經報佛恩，卻忽然隱退不見；而紫柏大師受政治漩渦的牽連，以「妖書」事件，被誣陷而逮捕入獄，遭遇酷刑，乃至圓寂獄中。雖說紫柏大師與王公權貴往來熱絡，而成為明代黨爭的犧牲品，但實際上，為了修《續傳燈錄》與勸募刻經，紫柏大師來到燕京，他心中所繫念之事，為此涉入牢獄災難，這不免與勸請賜藏、刻經之事，有相當關係。¹⁷

於是，工程浩大的刻經事業，在人事更迭下，刻藏處所，幾經遷移，包括從五台山開刻，南遷至徑山寂照庵與化城寺繼續刊刻，並轉到嘉興楞嚴寺刊印流通，在動盪的局勢中，全藏大致完成於康熙末年，甚至到了嘉慶年間，仍有小規模的刻經。這樣跨經兩朝、歷時兩百多年，所刊刻的大

¹⁶ 釋德清，〈刻方冊藏經序〉，《憨山老人夢遊集》，CBETA, X73, no. 1456, p. 595c23。

¹⁷ 關於妖書事件與紫柏真可之死，詳細內容可參考陳玉女，《明代的佛教與社會》，於〈明萬曆時期慈聖皇太后的崇佛〉一篇，頁 136-143。紫柏大師所關切的，可見於審訊過程中的問答，官吏審問：「你為僧，只合居山谷修行是你本等。你來京，所幹何事？」而紫柏回說：「貧僧因化藏經，并修《高僧傳》、《續傳燈錄》，因此來京暫住。」（參《紫柏尊者別集》，CBETA, X73, no. 1453, p. 431c18-20）

藏經，¹⁸ 背後蘊含許多故事，更待深入考察、發掘。如上述，《刻藏緣起》已有學者探討過，筆者將序言、募緣疏文等這些與刻藏相關的史料，整理表格於附錄。在此，僅對早期刻藏的情形簡要敘述，但還是側重在徑山刊刻藏經的史實經過。

密藏道開等人，為了選擇刻藏的場所，往返三吳兩浙之間，可以看出參與刻藏的僧俗二眾，是秉持極度莊嚴神聖的心，以「三世諸佛作證盟」之發願，慎重地面對刻藏的大事業。然而，長時間尋覓諸大道場，仍無從決定，甚至問卜於如來尊像前，「三探三得清涼」，藉四大名山之首為五台山，端賴文殊道場之聖名，且得到紫霞谷妙德庵無邊上人的支持，無邊上人臨終前將庵佈施密藏道開刻藏，因此，清涼山妙德庵始為開刻此方冊藏經之處所。以「妙德在清涼最幽深處，清涼為震旦大菩提場」¹⁹，此中，將「清涼勝境」與「刻藏勝業」兩者聯繫起來，以「勝境」來成就「勝業」，其聖化的意涵，就在「假文殊所臨之地，以紹文殊所傳之心；延文殊所承之法，以化文殊所愍之眾……曩聖護以威靈，則崇朝圓滿」²⁰。

山僧遠途跋涉數千里，人員南北雲集清涼山。有八位的書寫者，將近九十餘位的刻工，在密藏道開統籌刻藏事務下，開始大藏經初期的開刻工程，始自萬曆十七年到二十年，約4年時間，「僧伽百餘，或團圞坐冰雪堆中」，開公「叢林上下，百責萃身，自朝至暮，略無暇刻」，刻藏之艱辛偉業，並非一般常情所能思議。²¹ 刻經組織規模弘大，依照〈檢經會約〉，嚴格的版本校對，校勘質量有一定的水平，雖有不同的書寫、刻工者，但對於雕刻的字體，訂出統一風格的規範要求，據章宏偉考察，於五

¹⁸ 關於《嘉興藏》刊刻年代，可參考章宏偉，〈故宮博物院藏《嘉興藏》的價值——從《嘉興藏》學術研究史角度來探討〉，頁541。

¹⁹ 刻藏地點選擇五臺山妙德庵之因緣，可參樂晉，〈五臺山刻方英大藏序〉，《刻藏緣起》，頁69；以及密藏道開，〈與朱濟川樂子晉二居士〉，《密藏開禪師遺稿》，CBETA, J23, no. B118, p. 22b2-3。

²⁰ 沈自邠，〈贈密藏道開之五臺刻大藏序〉，《刻藏緣起》，頁44。

²¹ 參〈與朱濟川樂子晉二居士〉、〈與忠菴師〉，《密藏開禪師遺稿》，CBETA, J23, no. B118, pp. 21c20-21, 22b3-4。

台山所雕刻的經典，實際上應遠超過現存 590 卷。²²

因五台山地寒而峻，冰雪苦凍，交通運輸極不便，密藏道開有感「刻經期以北地緣簿，而費倍遷歸于南」²³，4 年之後，刻藏中心南遷至徑山。然而，中國幅員遼闊，名山聖境與梵宮道場多有所在，何以刻藏之大業，南遷首選「徑山」呢？

如果以密藏道開等人認為，刻藏「勝事」必選「勝道場」，那麼徑山成為刻藏處所的因緣，就如馮夢禎云：「徑山為東天目正幹，五峰攢迴，中開佛界，我東南勝道場，無逾此。」且自大慧宗杲來主徑山，大振玄風於宋世，衲子雲集有千眾，時為東南禪林之冠，所謂「天下叢林，拱稱第一」。迄至明代中期，祖祖相承不絕，傳燈法嗣眾多。「非山川蘊結之厚，又何能若是之悠且久耶！」因此，正如慙山〈徑山志序〉云：「今大藏，乃法界之圖籍也，今盡收於此。而拓法王之疆土者，必大賴於是矣。非此山之鍾氣博厚，又何能負重法哉！」²⁴ 刊刻大藏經於徑山，其宗教的神聖意義，即在於此。

（三）歷程——徑山刻經三徙

復以「經濟實用」的觀點來看，北方資金勸募遠不及南方，運輸成本的沉重負擔，以「其嶺道回覆，轉輸倍費工力，議而之徑山」。²⁵ 刻藏遷移徑山，就如錢謙益所云：「其自清涼而之徑山，以其便于刻也。自徑山而之化城，則以其便于藏也。」²⁶ 再者，刻藏主事者考慮到經版的貯

²² 參章宏偉，〈故宮博物院藏《嘉興藏》的價值——從《嘉興藏》學術研究史角度來探討〉，頁 562-563、569。

²³ 〈與王龍池方伯〉，《密藏開禪師遺稿》，CBETA, J23, no. B118, p. 29b10。

²⁴ 馮夢禎，〈議復化城緣引〉，頁 408-409；慙山德清，〈徑山志序〉，《徑山志》，頁 399。

²⁵ 參王在晉，〈重復雙溪化城接待寺碑記〉，《徑山志》，頁 665。關於《嘉興藏》的刻藏經濟因素分析，還可以參考 Lianbin Dai, “The Economics of the Jiaying Edition of the Buddhist Tripitaka,” pp. 306-359。

²⁶ 錢謙益，〈化城寺迎佛飯僧募緣疏〉，《徑山志》，頁 500-501。

藏，以及物資供應等問題，如顓愚觀衡所述：「顧冰雪積歲，恐侵及板，移於杭之徑山，山在江南，極於溫暖，山不為峻，易於上下，剞劂供給，事事得便。」²⁷ 故將刻藏中心南遷，此中，衡量翻刻刊印、運載輸送、貯藏經版的不同需求，因而變換空間，這些情況是不難理解的。

以下，筆者將對徑山刻經情況概略探討，包括徑山興聖萬壽禪寺、寂照庵、化城寺等三處所，並述及主事刻藏者對於空間遷徙的考量。

1. 徑山興聖萬壽禪寺

由馮公夢禎書啟中得知，馮夢禎恭請幻予法本、密藏道開二師駐錫徑山，²⁸ 並且從〈附刻徑山請書〉文中，可以看到萬曆二十一年歲次壬辰正月（1592），徑山僧眾圓昭等人迎請二師住徑山，進而具體開始徑山刻藏之工程。²⁹

筆者從《嘉興藏》每部典籍末隨附的施刻題記中，搜尋以「徑山興聖萬壽禪寺」或「徑山寺」署名者，發現在徑山主寺刻印的典籍有：《佛說乳光佛經》、《大寶積經》、《菩薩本行經》、《禪宗頌古聯珠通集》、《佛母大孔雀明王經》、《佛說彌勒成佛經》等。

考察這一時期的刻經，依據李富華的觀點，並考察題記內容，從萬曆癸巳年到丁酉年（1593-1597）前後約有 5 年時間，刊刻的典籍，多為單卷本的大乘單譯經本，³⁰ 但如果加上章宏偉考察，在正藏 53 函的《圓覺經》係於萬曆二十六年（1598）所重刊，³¹ 那麼在徑山萬壽禪寺刊刻時期就長達 6 年。而筆者以為，這一段刻藏時期，可視為過渡轉換時期，徑山寺刊刻藏經，除了銜接刻藏處所由北而南遷的改變，於同時，徑山別院寂照庵也在興建，是作為下一期更大規模的刻藏工程的準備。

²⁷ 參《紫竹林顓愚衡和尚語錄》，CBETA, J28, no. B219, p. 695b3-5。

²⁸ 參〈馮公夢禎請幻予密藏二人住徑山啟〉，《徑山志》，頁 787-790。

²⁹ 參〈附刻徑山請書〉，《密藏開禪師遺稿》，CBETA, J23, no. B118, pp. 39c29-40a30。

³⁰ 參李富華、何梅，《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頁 484-485。

³¹ 參章宏偉，〈方冊藏的刊刻與明代官版大藏經〉，頁 171。

2. 寂照庵

雙徑寂照，一開始稱「寂照房」，由紫柏大師所恢復，因設置為刻經的道場，而建「寂照庵」。當密藏道開主持了南遷徑山的龐雜事務，又於寂照庵建立刻場中心，不料他突然隱退，毫無蹤跡，幻予法本接替未久，又因病圓寂，以至於刻藏事業，有一段時間處於停頓狀態，刊刻進度緩慢，查詢萬曆二十八年（1600）的刻經題記，僅有少數幾卷典籍的刊刻，可為證明。³² 此外，繆希雍撰寫〈念雲勤上人接管寂照刻場緣起實紀〉³³，有助於對於這一段刻經過程的了解。

念雲興勤為紫柏大師的法孫，成為密藏道開的弟子後，一直隨侍師旁，協助密藏道開擔負刻藏的重任。當密藏道開留書隱退，念雲興勤曾行逾萬里，期越三年，尋師未果返回，因為受紫柏大師囑託，接管雙徑寂照庵經房主持刻藏，並於吳江化城十方接待院擔任住持。³⁴ 由念雲興勤於萬曆二十八年主管經房後，刻藏工程進入軌道，他並且訂立刻場的善款收入規定：

每歲四方檀信，一應所施刻場錢糧，施主隨施多寡，一一手登。此卷刻完之日，計共施貲若干茲，已刻字若干，報命施主。年終累算查銷，歲以為常，設有更代，便立交單，并支銷細數，一一交明，庶事體畫一，收放清楚。³⁵

³² 筆者從〈稱名寺萬曆版一切經報告書〉目錄中刊記年代，發現萬曆二十八年歲次庚子有刊記的典籍僅有《瑜伽師地論》及《維摩詰所說教註》。

³³ 參繆希雍，〈念雲勤上人接管寂照刻場緣起實紀〉，《密藏開禪師遺稿》，CBETA, J23, no. B118, p. 6b21-c9。

³⁴ 參〈明吳江接待寺監寺前徑山寂照庵司藏念雲勤公塔銘〉，《密藏開禪師遺稿》，CBETA, J23, no. B118, p. 38c1-28。

³⁵ 繆希雍，〈念雲勤上人接管寂照刻場緣起實紀〉，《密藏開禪師遺稿》，CBETA, J23, no. B118, p. 6c3-7。

念雲興勤以「真實不虛，果因不昧」³⁶的態度，令眾心拜服，使遠近歸向。因此，從刊刻典籍的題記中，看到大部頭的大乘典籍，是有規模、有進度地完成刊刻。例如：萬曆二十九年（1601）刊刻《大明三藏聖教目錄》以及《大方廣佛華嚴經》就有 50 卷。

念雲興勤主持刻藏約有 10 年，接著由澹居法鎧接任，主持刻場。紫柏大師圓寂，遺骨奉歸徑山，建肉身塔請供於寂照庵，藉此因緣，萬曆三十二年（1604），澹居法鎧隨師之靈龕，來住徑山。後受請駐錫寂照庵，主持刻經長達十多年，這段主藏期間，也明顯可以看到刊刻經藏的進度，成果豐富可觀。爾後，澹居法鎧因病請退院，將寂照庵託付自光宗杲，從繆希雍寫給〈請自光師住寂照書〉³⁷信中，間接可以看出，此後，寂照庵不再作為主要刻經場。

3. 化城寺

由於徑山寂照庵多有雲霧籠罩，常年氣候潮濕，經板存放容易朽腐，且加上刻經工程已過大半，為尋覓貯藏經版之善地，不得已，而有遷往化城寺之議。

化城寺因地坦平，少有雲霧，方便於藏板，再者運輸工力，事事皆宜，故依其舊址而新建之。一開始有屋十間，令以置放經板，並安頓工匠。從萬曆四十一年（1613）至崇禎初年（1628），化城寺成為刻藏中心，澹居法鎧受吳用先的迎請，接續念雲興勤主持刻場工作，長達約 10 年之久。³⁸而刊刻的典籍類型與卷數，還有賴進一步考察題記資料，於 2012 年徑山研討會中，筆者得知，已經有學者依據題記內容，著手進行徑山刊刻藏經的地點考證。

然而，三藏佛法流傳，不惟只是「鏤板以傳，印代書寫，而經始便於流布」，從刊刻、貯藏、保存乃至流通，有其時節因緣。如馮夢禎云：

³⁶ 繆希雍，〈念雲勤上人接管寂照刻場緣起實紀〉，《密藏開禪師遺稿》，CBETA, J23, no. B118, p. 6c8。

³⁷ 參繆希雍，〈請自光師住寂照書〉，《徑山志》，頁 792-793。

³⁸ 參吳用先，〈請澹居鎧公主刻藏〉，《徑山志》，頁 793-794；以及參李富華、何梅，《漢文佛教大藏經》，頁 485-487、492。

「夫刻經大役，自北而南。而其南也，又自徑山而化城，三徙而後定。而任事之人，始于密藏，繼於幻予……」³⁹ 又有念雲興勤、澹居法鎧、按指契穎、白法性琮等僧，接續刻藏事業，此方冊大藏經的刻印後期，刻藏地點隨著流通與捐資需求，遷移到嘉興楞嚴寺，主事者還有徹微印開、巨微、寂暹等僧，⁴⁰ 而最終主持者，不知何許人也？更待有心者深入探查。是以，因緣時節，惟佛佛乃能究竟。

（四）見證——殘存遺址古蹟

往昔刻經處，多已成廢墟荒土，刻藏經版甚至不復見存，今日後人惟從該套藏經的本身，或從遺址現存的樣貌，汲取少許殘存的時空印跡，與自身生命對話。筆者有幸多次參訪安居徑山，透過寺志史料的輔助比對，巡禮昔日的刻藏遺址寂照庵、化城寺等地。

寂照庵，在丈峰東側下的山坳處，位於徑山主寺寺北、放生池的西側上方，到了萬曆年間，成為《徑山藏》刻經道場。今日依稀可見，由紅瓦磚石所堆砌，形成左右兩側半圓形的外環圍牆，中間有一蓄水池，兩側土地，已是遍綠的茶園。

如同學者提出「社會空間論」，論述人及其空間活動為主體，及與時空關係的思考，關注到人在時間移動因素的空間特質。⁴¹ 巡禮古蹟遺址，此中的空間概念，於筆者而言，是蘊含主觀、想像性質的心靈構想空間，關聯到人的宗教信念與價值，包括興建者的內心情感，投射於空間的情境，加上後人巡禮遺址中，跨越時空所交織的情感，透過心靈想像，推測、形塑當時佛教地理樣貌，遙想當時刻經的盛況，緬懷諸祖大德的心血過程。

³⁹ 參馮夢禎，〈議復化城緣引〉，《徑山志》，頁 409；以及錢謙益，〈化城寺迎佛飯僧募緣疏〉，《徑山志》，頁 502。

⁴⁰ 徑山後期刻藏的所列主事者，參李富華、何梅，《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頁 492。

⁴¹ 參石計生，〈再現、搭橋與詮釋：論社會地理信息系統的實現〉，頁 17-20。

圖 1：清代徑山圖之寂照庵⁴²



圖 2：昔日刻藏處「寂照庵」遺址



此外，筆者與老韓居士（韓福元居士）⁴³ 在今年 2012 年 4 月，考察徑山寺院內存放的幾座祖師塔石，意外地發現了刻藏主事者之一幻予法本禪師⁴⁴ 的祖師塔。從石刻文字中，比對史料，進而得知幻予法本與憨山德清，兩人之間所互動的一段法緣。

⁴² 俞清源編著，《徑山史志》，頁 25。

⁴³ 韓福元居士，長年擔任徑山寺視覺影像義工，也是一名拍攝紀錄片導演。

⁴⁴ 幻予法本，明代僧人，又稱幻予本、幻余本，生平簡介可參法鼓佛教學院，「佛學規範資料庫」，<http://authority.ddbc.edu.tw/person/?fromInner=A021478>，2012.07.17。

圖 3：幻予法本塔座照片與石刻碑文

塔座照片	石刻碑文
	中：明幻予本禪師之塔 右：L1 萬曆四十四歲次丙辰季冬吉旦 L2 徒如杲 孫 生 重孫 鼎建 左：L1 予昔居五臺時。冰雪中凍餓而死。 賴幻予師□ L2 □年□適來雙徑。值其徒自光宗杲建師骨塔感而挽之。 L3 寒巖凍餓有誰知。絕後重甦賴阿師。今日五峰窺塔影。 L4 恍然猶對坐談時。 L5 萬曆丙辰冬月愍山德清立

資料顯示，幻予法本與愍山德清於萬曆辛巳年（1581）相遇於五臺，愍山德清曾經因坐雪地中，某日即將凍餓而死，幸得幻予法本緊急救活，幻予法本「以善醫視病僧」，愍山德清則「以醫王頌公」，兩人曾在金剛窟對坐暢談，結此一段生死法緣。幻予法本圓寂於萬曆乙未七月（1593），以刻藏因緣，留靈骨於寂照庵。當丙辰冬（1616）紫柏大師墓塔重建，茶毗後建塔安放靈骨於文殊臺，身為幻予法本之法子自光宗杲，趁此紫柏大師入塔因緣，恭請愍山德清為師幻予法本卜地，厝骨入土葬之，並建塔以為感念，塔身石刻上，還隱約可見「愍山德清立」等字。⁴⁵

祖師塔就在目前，彷彿為我們拉近了古今的距離，然而，在空間的巡禮過程中，再再地體會到，我們不只是為了見證這一段歷史，重要的是，承接歷來刻藏者的心願，流通三藏佛法，續如來之慧命。

原本以為，筆者只能閱讀到新文豐選本影印出版的《嘉興藏》，然而在進一步收集資料中，無比欣喜得知內地重輯了《嘉興藏》，使長時間

⁴⁵ 參《愍山老人夢遊集》，CBETA, X73, no. 1456, p. 697b5-b21；瞿汝稷，〈幻予上人塔銘〉，《徑山志》，頁 589-593。

典藏於故宮特藏庫房的《嘉興藏》古籍，及流傳散落於各地的刻本，經過整理複印出版，而重現於人們眼前，讓有志者可以實現閱讀該藏的心願。⁴⁶

四、徑山刻藏的文史成果

（一）雕造藏經之探勘

現存各版本《嘉興藏》，其中最為完整的，是典藏在故宮博物院的一套善本古籍，在刊刻、印刷、保存過程中，存在一段歷史典故。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皇帝南巡至徑山，召見住持白峰世鑒，並親書「徑山香雲禪寺」匾額以賜，而且聖祖玄燁對於此地刻印大藏經一事，表示稱許。是以，堅持刻經的常住僧眾們，受到鼓舞，因而花費兩年時間，以白棉紙印刷此一套大藏經，康熙四十六年（1707）呈獻給皇帝。⁴⁷ 隨著時空演變，所幸流傳保存下來，距今已有三百多年，作為重輯《嘉興藏》的主要底本，2008年問世出版。

《嘉興藏》，除了創新「線裝書」形式——「易梵夾為方冊本藏經」著稱於世，在「法寶常存、慧命堅固」的佛法流通意義上，是為佛教刻經史上一重要里程碑。更進一步，從所刻印的經本來看版式規格，每半頁10行，每行10字的規格，版心上端，分別刻有「經、律、論」字；版心中間，為經名；版心中下端，為該部典籍的頁數；版心下方，刻有千字文並列序號。而特別在經文後，還有隨附的校訛、校譌，列於音釋之前，可

⁴⁶ 此套民族出版社出版的重輯《嘉興藏》，是由姜錫慈發起，註冊「北京慈航經典『徑山藏』研究中心」，與民族出版社合作，發掘整理與影印出版《嘉興藏》，於2003年獲得納入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五」重點規劃項目中。是以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本為基礎，並參考《經值畫一》子目，徵集於雲南、遼寧、廣西、重慶、青海、台灣等地發現的藏本，進行系統整理與排序，歷經十載，於2008年出版問世。參見《嘉興藏（徑山藏）重輯簡介》，頁16-20。

⁴⁷ 參俞清源編著，《徑山史志》，頁36，以及《嘉興藏（徑山藏）重輯簡介》。

以看出這段時期的刊刻，大多有依據〈刻藏凡例〉，進行經本的校對、勘正。

學者以為，自萬曆二十一年（1593）刻藏南遷徑山，刊刻藏經的地點，歷經有徑山萬壽禪寺、寂照庵、化城寺等三處場所，至崇禎初年，約有四十餘載時光，奠定了方冊大藏經的基礎，雖然離原先計畫全藏的完成，還有相當的差距，但基本上完成了大乘經論典籍，及眾多中國本土著述的刊刻。⁴⁸

如同章宏偉所述，每卷典籍末隨附的「施刻願文」牌記，是作為「該藏刊刻歷史最為寶貴的資料」，⁴⁹ 明確記錄了刻經的年代與地點，依據題記的內容，在徑山所刊刻的典籍，大多詳載著施貲人、書寫者、施刻願文、刻工、典籍名稱、卷數，並有刻書年代與地點。

以明神宗萬曆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1593-1597），於徑山興聖萬壽禪寺所鐫刻的藏經為例，題記內容如下：

比丘一微募楊大用 馬天麟 王天麟 王／仲民 何一真 楊士儒 閻羽 閻棟 范／汝濟共施刻此卷 了緣居士對徐普書李／刻 萬曆癸巳冬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識 （明神宗二十一年，1593）⁵⁰

金壇居士王林鋌 王懋□□貲刻此《大寶積經》第六卷 荊門州沙彌清／□□□真州王國英書 建陽鄒友刻 萬曆甲午孟春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識 （明神宗二十二年，1594）⁵¹

吳江居士周祇施貲刻此／《菩薩本行經》中卷 薦亡妻沈氏難苦得樂修□／菩提海鹽仇雲鵬對長洲徐普書建陽鄒友□／萬曆丙申孟

48 參李富華、何梅，《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頁484-487。

49 參章宏偉，〈故宮博物院藏《嘉興藏》的價值——從《嘉興藏》學術研究史角度來探討〉，頁549。

50 重輯《嘉興藏》，第44函，第6冊。

51 重輯《嘉興藏》，第20函，第2冊。

冬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識（明神宗二十四年，1596）⁵²

吳江居士吳端微施貲刻此／《禪宗頌古聯珠通集》第十一卷 祈文吳承廉母／凌氏各生安養 豫章沙彌德定對 長洲徐／普書 上元許一科刻／萬曆丙申孟冬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識（明神宗二十四年，1596）⁵³

南京行人司副華亭縣陸彥楨施貲刻此／《佛母大孔雀明王經》上卷 海鹽居士仇雲鵬／對 長洲徐普書 上元李文煒刻／萬曆丁酉夏六月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識（明神宗二十五年，1597）⁵⁴

□興居士包世杰施貲刻此／《□□彌勒成佛經》一卷 海鹽居士仇雲鵬對／□□徐普書 建陽余用滔刻／□□丁酉仲夏徑山興聖萬壽寺□（明神宗二十五年，1597）⁵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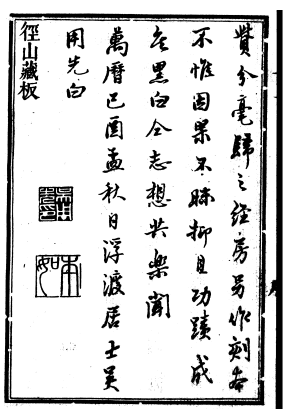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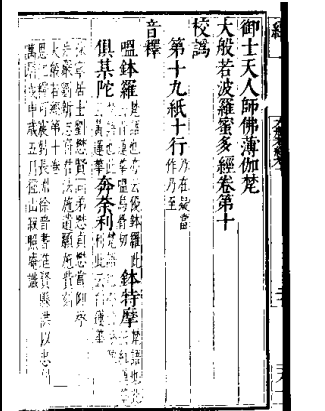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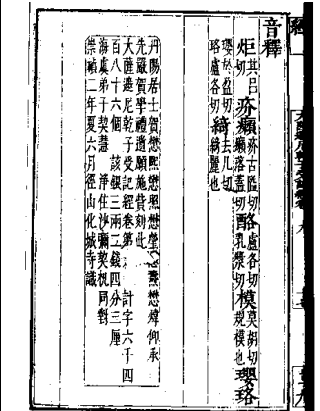
因此，依題記提供的訊息，整理資料，把握這些人事時空線索，勾勒出當時刻藏的情景，探索何時開始印刷、流通三藏，將能夠更深入且詳實地發現，把握徑山三處場所的刻經史實。

⁵² 重輯《嘉興藏》，第53函，第7冊。

⁵³ 重輯《嘉興藏》，第210函，第3冊。

⁵⁴ 重輯《嘉興藏》，第46函，第4冊。

⁵⁵ 重輯《嘉興藏》，第44函，第4冊。

圖 4：徑山藏版 ⁵⁶ / 萬曆己酉年（1609）	圖 5：徑山寂照庵刻本 ⁵⁷ / 萬曆戊申年（1608）	圖 6：徑山化城寺刻本 ⁵⁸ / 崇禎二年（1629）
		
《畫一·序》/ 吳用先 白文	《大般若經》卷十末/ 隨附校謄、音釋與題記	《大薩遮尼乾子受記 經》/ 隨附音釋、題記

以上附圖，於首函《畫一》這一冊，在吳用先的序言末後，看到宋體的「徑山藏版」四字，可以證實，當時所刻的經版貯藏徑山，而命名《徑山藏》。此外，從題記中，可以看到萬曆戊申年（1608），於寂照庵雕刻的《大般若經》卷十，記錄著捐貲者、校對者、書寫者、刻工者的訊息，以及崇禎二年（1629）化城寺雕刻的《大薩遮尼乾子受記經》，刊載字數與捐助經費所反應的出版經濟訊息。

（二）徑山語錄等史料

隨著佛典刊刻，收入此套《嘉興藏》，正藏印行，以「經律論三藏為核心」，作為佛法慧命的延續與推廣，而續藏、又續藏乃至補遺部分，以

⁵⁶ 重輯《嘉興藏》，第380函，第2冊。

⁵⁷ 重輯《嘉興藏》，第1函，第2冊。

⁵⁸ 重輯《嘉興藏》，第42函，第6冊。

中國祖師著述為主，學者視此為「明清時期佛教史料大集」，有助於「廓清明清佛教的史實」，⁵⁹ 其中，也以保存大量的禪宗典籍文獻為貢獻，作為明清禪學史料的寶庫，《嘉興藏》所反映的明清禪學史，或許可在思想史和學術史的脈絡下，分析禪學史書寫的意義，⁶⁰ 從中分析佛學思想的演變，必要時，可參考東西方禪學史的方法論，在典籍文獻的細讀體會中，把握情境脈絡與問題意識，或許能夠發現此研究課題的禪學新觀點。

在這樣思路下，筆者除了探討徑山刻藏的演變過程，也試著從重輯《嘉興藏》中，發掘出與徑山有關的典籍史料。首先，透過《徑山志》、《徑山史志》中，記載曾經駐錫過徑山的列祖、十方住持與法侶的法號，比對尋找重輯《嘉興藏》所收錄的禪師語錄，這雖然只是基礎工作，然而，對於考察徑山寺的禪宗歷史文化，以及研究禪學思想的演變，相信應該有所幫助。⁶¹

表 1：徑山語錄整理表

祖師名號	列祖/ 住持/ 法侶	典籍名稱卷數	《嘉興藏》 收錄出處
佛日大慧	十方住持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30 卷	第 165 函， 第 1-6 冊， 經號 1542
		《大慧普覺禪師年譜》	第 165 函， 第 7 冊， 經號 1543
		《大慧普覺禪師宗門武庫》	第 165 函， 第 8 冊， 經號 1544
		《正法眼藏》3 卷	第 269 函， 第 1-3 冊，

⁵⁹ 參藍吉富，〈嘉興大藏經的特色及其史料價值〉，頁 261-265。

⁶⁰ 參龔雋、陳繼東，《中國禪學研究入門》，頁 2-4。

⁶¹ 參宋奎光，《徑山志》詳目，頁 1-6；俞清源編著，《徑山史志》，頁 29-36、135、138；《嘉興藏總目錄》，重輯《嘉興藏》，第 379 函，第 1-2 冊。

			經號 1841
達觀真可	法侶	《紫柏老人集》15 卷	第 263 函， 第 1-8 冊， 經號 1824
		《紫柏尊者別集》4 卷	第 266 函， 第 1 冊， 經號 1826
憨山德清	法侶	《憨山老人夢遊集》40 卷	第 264 函， 第 1-8 冊～ 第 265 函 第 1-8 冊， 經號 1825
		《憨山老人夢遊全集》5 卷	第 266 函， 第 2-5 冊， 經號 1827
		《憨山老人年譜自敘實錄》2 卷	第 266 函， 第 5-6 冊， 經號 1828
		《曹溪中興憨山肉祖後事因緣》1 卷 附〈東遊集法語〉三則	第 266 函， 第 6 冊， 經號 1829
密藏道開	法侶	《密藏開禪師遺稿》2 卷	第 266 函， 第 7-9 冊， 經號 1830
慧辯楚石	法侶	《佛日普照慧辯楚石禪師語錄》20 卷	第 273 函， 第 3-6 冊， 經號 1849
密庵咸傑	列祖	《密菴和尚語錄》2 卷	第 274 函， 第 4 冊， 經號 1853
高峰原妙	法侶	《高峰大師語錄》	第 275 函， 第 3 冊， 經號 1856
元叟行端	列祖	《慧文正辯佛日普照元叟端禪師語錄》8 卷	第 275 函， 第 6 冊， 經號 1859
無幻性冲	法侶	《無幻禪師語錄》2 卷 附〈無幻禪師行狀〉	第 276 函， 第 5 冊， 經號 1866

愚菴智及	列祖	《愚菴及禪師語錄》10 卷	第 276 函， 第 6-7 冊， 經號 1867
南石文琇	十方住持	《南石和尚語錄》4 卷	第 277 函， 第 4 冊， 經號 1871
呆菴普莊	列祖 / 十方住持	《呆菴莊禪師語錄》8 卷	第 277 函， 第 5 冊， 經號 1872
雪嶠圓信		《雪嶠禪師語錄》4 卷 附〈徑山雪嶠禪師拈頌古〉 附〈雪嶠信大禪師道行碑〉	第 279 函， 第 4-6 冊， 經號 1881
湛然圓澄	法侶	《會稽雲門湛然澄禪師語錄》8 卷	第 281 函， 第 1-2 冊， 經號 1883
覺浪道盛	十方住持	《天界覺浪盛禪師語錄》12 卷	第 281 函， 第 4-7 冊， 經號 1885
費隱通容	十方住持	《費隱禪師語錄》14 卷 附《福嚴費隱容禪師紀年錄》2 卷	第 282 函， 第 6-9 冊， 經號 1890
浮石通賢	十方住持	《浮石禪師語錄》10 卷	第 285 函， 第 1-2 冊， 經號 1897
隱元隆琦	法侶	《隱元禪師語錄》16 卷	第 288 函， 第 1-4 冊， 經號 1905
漢月法藏	法侶	《三峰藏和尚語錄卷》16 卷 附〈三峰和尚年譜〉	第 317 函， 第 1-5 冊， 經號 2010
覺浪道盛	十方住持	《天界覺浪盛禪師全錄》33 卷	第 320 函， 第 1-8 冊， 經號 2022
		《天界覺浪盛禪師嘉禾語錄》	第 369 函， 第 1 冊， 經號 2269

徑山以祖席為獨著，可循著歷史軌跡，搜尋相關諸祖史傳與著述，以豐富徑山的文史寶庫，筆者從重輯《嘉興藏》收錄的典籍中，發現有《八十八祖傳贊》隨附的〈三大師傳贊〉與《徑山志》。

典籍名稱卷數	《嘉興藏》收錄出處
《八十八祖傳贊》4 卷 附〈雪嶠信大師贊〉、〈三大師傳贊〉、 〈蓮池宏禪師傳〉、〈達觀可禪師傳〉、 〈憨山清禪師傳〉	第 308 函，第 1-2 冊， 經號 1974
《徑山志》9 卷	第 357 函，第 1-5 冊， 經號 2232

筆者以「住徑山興聖萬壽禪寺」為關鍵字，考察收錄在其他大藏經的徑山歷代祖師語錄，還有：《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密菴和尚語錄》、《虛堂和尚語錄》、《痴絕道冲禪師語錄》、《無準師範禪師語錄》、《石溪心月禪師語錄》、《虛舟普度禪師語錄》、《淮海原肇禪師語錄》、《偃溪和尚語錄》、《曇芳守忠禪師語錄》、《呆菴普莊禪師語錄》、《慧文正辯佛日普照元叟端禪師語錄》、《愚菴智及禪師語錄》、《南石文琇禪師語錄》等，⁶² 如果以寺志所列的徑山「列祖」、「十方住持」、「法

⁶² 收錄於 CBETA 有：《大慧普覺禪師語錄》，T47, no. 1998；《密菴和尚語錄》，T47, no. 1999；《虛堂和尚語錄》，T47, no. 2000；《痴絕道冲禪師語錄》，X70, no. 1376；《無準師範禪師語錄》，X70, no. 1382；《石溪心月禪師語錄》，X71, no. 1405；《虛舟普度禪師語錄》，X71, no. 1407；《淮海原肇禪師語錄》，X69, no. 1370；《偃溪和尚語錄》，X69, no. 1368；《曇芳守忠禪師語錄》，X71, no. 1410；《呆菴普莊禪師語錄》，X71, no. 1418；《慧文正辯佛日普照元叟端禪師語錄》，X71, no. 1419；《愚菴智及禪師語錄》X71, no. 1421；《南石文琇禪師語錄》，X72, no. 1431。

侶」進行搜尋，其著述等史料內容將更為龐大豐富。

五、《徑山藏》、《徑山志》與徑山寺

如果說《徑山志》是表述「徑山中興之書」，以為法嗣，「紹明祖席，奉揚宗風」，以垂後世，「法幢之所繇豎，法寶之所繇傳」，以鑒十方隳頹之殿宇，得以重新。⁶³ 那麼重興的徑山寺院，不啻為再續祖師慧燄的空間載體，而於徑山刊刻藏經，不可不調為「法輪再轉之機」。以下，筆者擬以徑山藏經的刊刻為主軸，分別與徑山殿宇的重建、《徑山志》的編撰，探討這三者之間的相互影響關係。

（一）刊刻藏經與殿宇重興

法不孤起，因緣相生。雙徑，震旦名山，江南勝地，道場居稱天下第一，自唐代法欽禪師開山，至月林鏡禪師⁶⁴，祖祖相沿有八十七代⁶⁵，寺院幾度興毀，但總有高僧發心主持重建。迄至明初，尚有高僧在徑山主持法席，開堂說法，但到了正德年間，因為派別紛爭，宗門衰敗，又以管事僧惠誠於正德六年（1511），竄改十方住持制，將徑山分成十六房，各房獨立自主，住持無權過問各房，遂使徑山寺分崩離析，衰微不堪，而祖

⁶³ 參黃汝亨，〈徑山志序〉，《徑山志》，頁 39-44。

⁶⁴ 月林鏡禪師，杭州人，徑山第八十代住持，生平可參《補續高僧傳》，CBETA, X77, no. 1524, p. 468c6-11。

⁶⁵ 在《徑山志》中所刊載的列祖或住持，至月林鏡禪師有八十代或八十七代不同說法，因北宋元祐年間開始實行十方住持制，祖印悟禪師被任命徑山第一代十方住持，至月林鏡禪師，即為第八十代十方住持；此外，在祖印悟禪師以前，還有第一代開山法欽祖師至第七代廣燈湛禪師共七代列祖。若以列祖加上十方住持，則有「迄明代月林鏡禪師共八十七代高僧」之說。本文作者以登祖籍者的概念，採用後者說法。（見《徑山志》，書扉頁，以及頁 34-35、59、275）

道凌夷，宮殿傾廢。而有「金碧既委荒烟，龍象徒聞盛世」之感慨。⁶⁶

明王朝進行《北藏》的續刊，新增典籍入藏，並陸續印造、頒賜給全國名山寺院，徑山亦獲得神宗皇帝御賜此部大藏，給雙徑寺住持通會及僧眾的勅諭如下：

朕發誠心，印造大藏經，頒施在京，及天下名山寺院供奉……爾住持及僧眾人等，務要虔潔供安，朝夕禮誦，保安眇躬康泰，宮壺肅清。懺已往愆尤，祈無疆壽福，民安國泰，天下太平，俾四海八方，同歸仁慈善教……萬曆二十八年九月初三日。⁶⁷

此套大藏經於萬曆二十八年（1612）敕賜徑山，筆者不明白的是，為何作為徑山藏經刊刻的精神領袖紫柏大師，卻於神宗頒賜藏經的隔年十二月，被「妖書」事件拖累入獄？⁶⁸ 是否「宮壺肅清」、「懺已往愆尤」幾字，已透露些許訊息，筆者無法確定。但具體的影響，反應在建築空間的改變，隨著此套藏經供奉於徑山，將宋代所建的觀音殿改建為大藏閣，並於閣後闢「閱藏堂」，作為閱讀藏經之處所。⁶⁹ 此外，隨著寂照庵開展大規模的刻經工程，徑山開始修復殿宇。

藏經的刊刻，對於當時佛教徒而言，是具有佛教復興的重要意義，然而法道恢弘，也仰賴寺院的空間載體，讓僧人於安住中長養慧命、助弘宣化。藏經的刊刻，相對地帶動徑山殿宇的重建。首先有無邊海公，目睹此

⁶⁶ 參釋傳如，〈題無生募鑄鐵瓦文〉，《徑山志》，頁 493；俞清源編著，《徑山史志》，頁 28。

⁶⁷ 〈神宗顯皇帝勅諭杭州府雙徑寺住持通會及僧眾人等〉，《徑山志》，頁 359。

⁶⁸ 妖書與紫柏大師入獄事件，可詳見陳玉女，《明代的佛教與社會》一書，頁 136-143。

⁶⁹ 「《北藏》是以御賜的方式頒行的……凡迎請《北藏》的寺院，必建立藏經閣安奉，同時立碑將《藏經護敕》垂世永久。」（章宏偉，〈方冊藏的刊刻與明代官版大藏經〉，頁 150）因此，徑山寺改建大藏閣之緣由，筆者推測可能基於此。

佛祖道場衰墮，幾淪墟莽，於是在大眾前，發大誓願，殫一生精力，拮据經營，鳩工集材，廣募有緣，冀望徑山大雄寶殿的重建，為將來百千萬人，助成出世道果。⁷⁰

由於無邊海公的辛勤建寺，感化中丞相沈季文的大力捐資，沈公書寫〈徑山重建大殿募緣疏〉，勸請善信共襄盛事。⁷¹ 兩位紫柏大師的徒弟——幻居真界、寒灰如奇，贊襄刻藏，偕同徑山僧眾跋涉千里，為修建徑山大殿與建造佛像，前來禮請紫柏大師協助，紫柏本人以「荷負大法為懷，每見古剎荒廢，必至恢復」⁷²，為此，紫柏書寫了〈徑山佛殿緣起〉。⁷³

然而，重建徑山大殿之浩功未竟，無邊海公遽然圓寂歸西，幸有常住廓庵觀復，繼此法席，自萬曆王子（1612）以來，承擔修復道場。因山中殿宇的陶瓦，容易為冬季堅固冰雪毀損，廓庵觀復「興憂深慮遠之思」，作「千年常住之計」，更換磚瓦為精鐵，而募鑄鐵瓦，鼎新大殿。此後又陸續修復「龍王殿，次禪堂、次祖師殿、次齋樓，又次厨房、次養老堂」。使得拮据的道場，在幾年之內，次第修復中，殿堂逐漸完備。⁷⁴

而今日，在徑山禪寺大殿前方，由石座高抬的古蹟「萬曆香爐」，即是歲次戊午年（1618），由比丘真亮大力募化，鑄治完成的鐵製香爐，爐上刻有「觀音殿」字，並羅列有捐助施主名字，包括有比丘與信徒，筆者推測，可能是在這次徑山寺修復的後期，由僧人募化鑄治香爐，而請供於觀音殿。

徑山的下院化城寺，也藉由刻經之緣，得以重興恢復殿宇。化城寺，又名雙溪化城接待寺，踞徑山之東麓，離雙溪數里，宋寧宗嘉定年間

⁷⁰ 參沈季文，〈徑山重建大殿募緣疏〉，《徑山志》，頁 403-404。

⁷¹ 參沈季文，〈徑山重建大殿募緣疏〉，《徑山志》，頁 402-404；在憨山德清撰〈達觀大師塔銘〉中提到：「以刻藏因緣，且推沈中丞重建大殿，乃師遺命。」（《紫柏尊者全集》，CBETA, X73, no. 1452, p. 141c14-15）

⁷² 釋德清，〈紫柏大師塔銘〉，《徑山志》，頁 610。

⁷³ 釋真可，〈徑山佛殿緣起〉，收錄於《徑山志》，頁 404-408。

⁷⁴ 參宋奎光，〈寒翠樓記〉，《徑山志》，頁 677-679。並可參考 7 篇〈募鑄鐵瓦疏文〉，《徑山志》，頁 493-500。

（1208-1214），石橋可宣禪師⁷⁵創建，師惦念四方雲遊而來衲子，沒有落腳休息與飲食供應的處所，故於雙溪之上建寺築室百間，濟其所不及，寧宗賜「化城」二大字，師又營繕勸募市田千畝為無盡供，令化城之居可久以大。皇帝並欽賜可宣禪師予佛日之號。元順帝至正末年（至正年間，1341-1370），化城寺因兵火毀損，明洪武年間重建，後來又被僧人變賣山產九百餘畝。⁷⁶曾經香火鼎盛的化城寺，逐漸沒落，僧徒凋零，寺產田地又被轉賣於民家，而只存化城巷名在人們口中。

到了萬曆年間，先有馮夢禎的創議，認為化城寺有林木而無雲霧，作經笥工署甚為理想，欲將化城安厝庫藏經板，擇地建屋，但事功未竟。吳用先繼以修復，惦念化城寺為徑山勝選道場，苦心修復寺院，捐資贖地，並迎請澹居法鎧駐錫化城，主持刻藏。澹居法鎧力圖恢復寺院，萬曆辛亥年（1611），「築垣構屋其中，鳩工藏板各有其所」⁷⁷，化城寺於是回復棟宇，成為經版貯藏與流通之處，亦是往禮徑山必經之地。興復倡議始於萬曆二十四年歲次丙申（1596），而以 16 年功竟其事（約萬曆 39 年，1612），眾緣成就，聿成棟宇。⁷⁸

然而未經許久，化城寺因徒眾雜霸，澹居法鎧久勞積病，將寂照庵託付自光宗杲，又以化城為十方寺接待常住，把刻藏事業托負本如吳公，求請離去。⁷⁹豈料，澹居法鎧的不肖門徒，將寺院的古松竹砍伐殆盡，

⁷⁵ 石橋可宣禪師，蜀嘉定人，得法於佛炤，住於徑山。生平可參見《增集續傳燈錄》，CBETA, X83, no. 1574, p. 350a6-14；以及《補續高僧傳》，CBETA, X77, no. 1524, p. 446c12-15。

⁷⁶ 化城接待寺在南宋時期的歷史規模記載，明代的碑記、燈錄、縣志大多參考引用楊汝明，〈雙溪化城接待寺記〉，《徑山集》，頁 36-38。明代的重建情況，參王在晉，〈重復雙溪化城接待寺碑記〉，《徑山記》，頁 665-668。

⁷⁷ 錢謙益，〈化城寺迎佛飯僧募緣書〉，《徑山志》，頁 501。

⁷⁸ 有關化城寺的修復，參馮夢禎〈議復化城緣引〉、吳用先〈題重興化城接待寺疏〉、黃汝亨〈重興化城寺疏〉，《徑山志》，頁 408-414。

⁷⁹ 澹居法鎧的生平，及其相關化城刻藏資料，可參〈徑山化城寺澹居鎧公塔銘〉，《憨山老人夢遊集》，CBETA, X73, no. 1456, pp. 665-666。

變賣取財，古剎遭受破壞，吳公恐怕再度荒蕪，假借官力協助清理門戶，迎請慈門師安住化城寺，主持法席，吳公並張貼告示，不許餘徒混住山，為使古剎可以保全，用心不遺餘力。⁸⁰

（二）刊刻《徑山藏》與編撰《徑山志》

不有其毀，何由以興？歷來徑山殿宇的興毀，有其人事時節因緣，一代祖師先賢的中興偉業，藉由寺志中的史料，令後人閱讀而窺見其面貌。《徑山志》，如書扉頁所寫「蓋集明天啟以前，徑山佛教史蹟之大成也」，乃李燁然邀請，由宋奎光編輯徑山文獻，宋奎光從大藏經中檢閱徑山歷代諸祖的語錄與事蹟，收錄唐代至明代的皇帝的制敕，以及歷代高僧名士的遊記詩詞，並及殿宇古蹟紀事等文獻史料，收錄編撰而成 14 卷的寺志。

早期大藏經的刊刻印刷，只限於朝廷官方。但自南宋以來，已由朝廷官刻開放至民間私刻，有經濟實力的地方寺院，隨主事者發心勸募，或有刊刻印刷整套大藏經，也有刊印單本的佛教經典史籍。如以「大藏經」的刊印，是為佛法流通、法寶常存，那麼刊印寺志的目的，如曹剛華所認為：

寺院刊刻佛教方志目的，既有堅定民眾向善之心，也有書籍散失會有損前輩聖賢精神之考慮……世人鐫刻佛寺方志目的亦有二：一是，發揚前賢高僧的精神，勿使文獻散佚，以負前人之望……二是，顯現其向佛之心，希望通過捐刻佛教方志，伏翼同成般若之正因，共證菩提之妙果。⁸¹

有別於其他寺志刊印的目的，在早期《徑山集》的序言，編撰者以為「此山之奇絕，高先賢之茂行……使終始一貫，前後無失」⁸² 此外，明天啟年的《徑山志》，以編撰者與序言書寫者的觀點，更重視的是，藉以紫柏

⁸⁰ 7 篇《徑山志》的序言，參《徑山志》，頁 3-47、387-391、396-399。

⁸¹ 曹剛華，《明代佛教方志研究》，頁 49-50。

⁸² 《徑山志》，頁 388。

等創刻方冊大藏經，彰顯「中興法門之大業」，而光大徑山宗風，將《徑山志》視作「徑山中興之書」，為令傳之不朽，以其實迹為徵，以作後世可考，希望後來法嗣住此山者，亦能肩負「紹明祖席，奉揚宗風」。⁸³

我們可以發現，從《徑山志》所收錄的諸篇史料之中，由於刊刻藏經於徑山，經版保存寂照庵、化城寺，故「寺志」選輯多篇刻藏的序文。在卷 5「序文」中，光是刻大藏發願文就有 14 篇，如果再加上參與刻藏的祖師「史傳」或「塔銘」，或以刻藏之緣，而成就徑山殿宇重興之「募緣疏文」，甚或迎請刻藏主事法師住持徑山之「書啟」等，累積這些豐富的史料，用以比對明代官方刊刻的「大藏經」，突顯作為民間刊刻的《嘉興藏》之特點，這都是研究《嘉興藏》重要且珍貴的文獻史料。

再者，以大藏經的入藏標準與編輯角度來看，不同於以往，《嘉興藏》大量收錄歷代大藏經未見載錄的中土著述，被稱為「佛教史料寶庫」。特別將「寺志」典籍選擇入藏，這在以往刊印藏經，是絕無僅有的情形，僅此一套《嘉興藏》，收錄了唯一的一部佛寺志《徑山志》，安放在「拾遺」類別。⁸⁴ 其中，被刊刻入藏的經過，可見〈《徑山志》凡例〉記載：

一馮開之、陸五臺諸先生與達觀禪師創刻方冊藏板，始于清涼，後移置寂照，再議置化城，則雙徑一區遂為震旦流通法寶要地，以故刻藏諸序文一一錄載，以識諸名宿最上願力……一刻板若干塊，送入本山常住，附大藏流通，其刷印板頭規例，俱照楞嚴寺定額，不得增減。⁸⁵

以「寺志」中的刻藏文，紀念諸位刻藏者的最上願力，並隨著大藏經刻印而流傳「寺志」。這不僅只是強調徑山寺的獨勝之處——曾經作為此套大藏經刻印處所。背後的意義，我們可以端倪出「寺志」與「藏經」這兩種佛教文獻，彼此互用關係，甚至可說是主事者的用心之處。透過「寺志」

⁸³ 《徑山志》，頁 39-44、388-389、397-399。

⁸⁴ 《徑山志》9 卷，收錄於重輯《嘉興藏》，第 357 函，第 1-5 冊。

⁸⁵ 《徑山志》，頁 52、54。

的記載，描述刻藏者的功績，頌揚此套大藏經的刊刻歷程，相對地，再藉由「寺志」典籍被收入「藏經」，淵遠流傳，並表彰《徑山志》之佛教史蹟成就，從而顯托出徑山寺的地位。

時至明清，由民間發起所刊刻的《嘉興藏》，藍吉富以為這是一部以五台（妙德庵）、徑山（寂照庵、古梅庵）所刻佛典為主體，而參雜各種外版佛書的百衲本大藏經。⁸⁶ 這讓我們直接聯想的問題——大藏經的入藏標準是什麼？順著歷史的時間軸線，歷來大藏經的編撰原則，隨著時空因緣條件不斷地改變，我們要如何理解「漢文佛教大藏經」？或者，拉回到本文的範圍，筆者要問的是——我們要如何研究《嘉興藏》？要如何理解？但問題目前只能暫且擱置。

六、結語

上述內容，筆者探討「寺志」與「藏經」兩種佛教文獻的互用關係，也發現刊刻藏經與寺院重建，兩者之間相互帶動影響。本文研究，旨在彰顯明末漢傳佛教的一件大事因緣。「從禪出教」，明代禪僧與諸賢，發願復興佛教，藉由刊刻藏經，作為「法輪再轉」的契機，雙徑遂為震旦流通法寶要地，徑山古剎令得重耀光輝，《徑山志》視為頌揚「徑山中興之書」，《嘉興藏》還待有志者挖掘、研修並弘揚，如諸祖本願——人人明心見佛，「藉教悟宗」也。

明末崇禎年間，永覺元賢禪師以萬死一生的決心，暑毒抱病初癒，即冒舟船淪溺生命之險，為迎請此套藏經，只願「後之觀斯藏者，倘能由誦讀而精義，由精義而入神，由入神而致用，庶幾不負刻者、請者之勤勞，而諸佛慧命，且藉是而輝映於不窮耳」⁸⁷。因此，在嚴冬或酷暑之際，於內地的寺院翻閱重輯《嘉興藏》，整理藏經的書目資料，對筆者而言，雖然是一項考驗與挑戰，但將古德心血與智慧寶藏，再現與傳續，藉以培植將來深入經藏之善緣，則付出的努力，僅酬報祖師恩德之萬一。

⁸⁶ 參藍吉富，〈《嘉興藏》研究〉，頁163-164。

⁸⁷ 釋元賢，〈請方冊藏經記〉，《永覺元賢禪師廣錄》，CBETA, X72, no. 1437, p. 467c16-18。

而關於《嘉興藏》入藏原則的理解與解釋，尤其如果站在傳統的觀點，作為一套大藏經的標準來看，尤其要進行經文的校勘比對時，對於它的版本價值與學術引用，向來是學者感到質疑而採保留態度。倘若我們要以密藏道開的構想「凡大藏未收疏論，皆收梓于藏中，印施於海內」⁸⁸，探勘今日的現存《嘉興藏》，來檢視這套大藏經的入藏原則，這已經遠超過我們所能理解的大藏經概念，似乎已從大藏經發展成「佛教史料寶庫」。到底它的學術意義、史料價值為何？作為一項更大的課題，要如何理解《嘉興藏》？用什麼方法研究？這或許是未來可以努力的方向。

在此，本文研究，筆者還只在《嘉興藏》基礎資料的整理工作，如果可以透過數位資訊方法的應用，將收集的藏經書目資料，包括目錄、題記、音釋與全文，加以比對整理，對照收錄於典籍中的人物、時間、分布地點、事件，嘗試以視覺化分析研究，反應刻藏事件中歷史人物的社會關係網絡，不僅只是探索禪宗發展特點，發掘這段時期的刊刻出版史、文化傳播史、佛教經濟史等，有許多值得深入探究的可能，或許將對於晚明乃至晚清時期佛教發展的面貌，會有不一樣的解讀與新發現。

漫步山林，見聞徑山禪寺的遺址開挖與工程新建，交疊於同一空間，昔日的文殊臺，今日的觀音閣；昔日的觀音閣，今日的禪堂。相應於無準師範禪師開示「不為聲色所轉，不為寒暑所遷。一切處不留，一切處成就。方可隨緣度世，任運過時」⁸⁹，祖師這幾句話的提點，為筆者帶來前所未有的覺受與勸勉。默念「南無度人師菩薩摩訶薩」，傳無盡燈、無盡感恩、有無盡緣起。

⁸⁸ 《密藏開禪師遺稿》，CBETA, J23, no. B118, p. 7c10-11。

⁸⁹ 《無準師範禪師語錄》，CBETA, X70, no. 1382, p. 246b5-6。

附錄：刻藏相關史料

著述名稱	作者	年代	收錄來源
1.〈檢經會約〉	管志道	萬曆甲申（1584）	嘉
2.〈刻藏凡例〉		—	嘉
3.〈刻藏規則〉		—	嘉
4.〈募刻大藏經序〉	陸光祖	萬曆甲申（1584）	嘉；徑
5.〈刻大藏緣起〉	馮夢禎	萬曆丙戌（1586）	嘉；徑
6.〈刻大藏緣起序〉	王世貞	萬曆丙戌（1586）	嘉；徑
7.〈刻大藏植因疏〉	管志道	萬曆丙戌（1586）	嘉；徑
8.〈募刻大藏文〉	釋道開	萬曆丙戌（1586）	嘉；徑
9.〈密藏開禪師募刻大藏序〉	傅光宅	萬曆丙戌（1586）	嘉；徑
10.〈贈幻余密藏二上人唱緣刻大藏敘〉	陳瓚	萬曆丙戌（1586）	嘉；徑
11.〈刻藏緣述〉	曾乾亨	萬曆丙戌（1586）	嘉；徑
12.〈贈幻余密藏二上人唱緣刻大藏敘〉	徐琰	萬曆丙戌（1586）	嘉
13.〈募刻大藏經序〉	張壽朋	萬曆丙戌（1586）	嘉；徑
14.〈贈幻余密藏二師唱緣刻大藏敘〉	于玉立	萬曆丁亥（1587）	嘉；徑

15.〈贈密藏道開之五台刻大藏序〉	沈自邠	萬曆己丑（1589）	嘉
16.〈募刻大藏疏〉	釋真可	萬曆己丑（1589）	嘉；徑
17.〈刻大藏經序〉	汪道昆	萬曆己丑（1589）	嘉；徑
18.〈刻方策藏經序〉	釋德清	萬曆庚寅（1590）	嘉
19.〈開公募刻大藏序〉	虞淳熙	萬曆辛卯（1591）	嘉；徑
20.〈五臺山刻方策大藏敘〉	樂晉	萬曆辛卯（1591）	嘉
21.〈募刻大藏唱導文〉	瞿汝稷	萬曆甲午（1594）	嘉；徑

備註：嘉 表示《嘉興藏》；徑 表示《徑山志》

【參考書目】

一、電子佛典

本文佛典引用以下是採用「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hines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ssociation, 簡稱 CBETA）電子佛典集成光碟，2011 年。

-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T47, no. 1998。
《石溪心月禪師語錄》，X71, no. 1405。
《永覺元賢禪師廣錄》，X72, no. 1437。
《杲菴普莊禪師語錄》，X71, no. 1418。
《南石文琇禪師語錄》，X72, no. 1431。
《淮海原肇禪師語錄》，X69, no. 1370。
《密菴和尚語錄》，T47, no. 1999。
《偃溪和尚語錄》，X69, no. 1368。
《密藏開禪師遺稿》，J23, no. B118。
《紫竹林顓愚衡和尚語錄》，J28, no. B219。
《虛舟普度禪師語錄》，X71, no. 1407。
《虛堂和尚語錄》，T47, no. 2000。
《紫柏尊者全集》，X73, no. 1452。
《紫柏尊者別集》，X73, no. 1453。
《無準師範禪師語錄》，X70, no. 1382。
《愚菴智及禪師語錄》，X71, no. 1421。
《痴絕道冲禪師語錄》，X70, no. 1376。
《補續高僧傳》，X77, no. 1524。
《慧文正辯佛日普照元叟端禪師語錄》，X 71, no. 1419。
《憨山老人夢遊集》，X73, no. 1456。
《曇芳守忠禪師語錄》，X71, no. 1410。

二、紙本佛典與古籍

- 《徑山志》，《中國佛教史寺彙刊》，第 1 輯，冊 31-32，臺北：宗青圖書出版公司，1994 年。
《徑山志》，重輯《嘉興藏》，第 357 函，冊 1-5，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年。

《刻藏緣起》，重輯《嘉興藏》，第 378 函（首函），冊 4，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年。

《嘉興藏總目錄》，重輯《嘉興藏》，第 379 函，冊 1-2，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年。

三、中外文專書、論文、網路資源

Dai, Lianbin. 2008. "The Economics of the Jiaxing Edition of the Buddhist Tripitaka." *T'oung Pao* 94, pp. 306-359.

王蕾、韓錫鐸 2011 〈關於《嘉興藏》的幾個問題〉，《圖書館學刊》5，頁 120-126。

石計生 2010 〈再現、搭橋與詮釋：論社會地理信息系統的實現〉，《空間綜合人文學與社會科學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

李富華、何梅 2003 《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近江八幡市教育委員會 2002 〈称名寺万曆版一切經報告書〉，日本：近江八幡市教育委員會。

金申 1997a 〈《嘉興藏》的主刻僧密藏事輯〉，《文史》42，頁 271-274。

金申 1997b 〈《嘉興藏》的正式刊刻前的刻經〉，《周紹良先生欣開九秩慶壽文集》，北京：中華書局。

俞清源編著 1995 《徑山史志》，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

曹剛華 2011 《明代佛教方志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章宏偉 2004a 〈方冊藏的刊刻與明代官版大藏經〉，《明清論叢》5，頁 145-207。

章宏偉 2004b 〈故宮博物院藏《嘉興藏》的價值——從《嘉興藏》學術研究史角度來探討〉，《故宮學刊》1，頁 540-585。

陳玉女 2011 《明代的佛教與社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嘉興藏整理出版委員會 2008 《嘉興藏（徑山藏）重輯簡介》，北京：嘉興藏整理出版委員會。

藍吉富 1991 〈嘉興大藏經的特色及其史料價值〉，《佛教的思想與文化——印順導師八秩晉六壽慶論文集》，臺北：法光出版社。

藍吉富 1993 〈《嘉興藏》研究〉，《中國佛教泛論》，臺北：新文豐出版社。

龔隼、陳繼東 2009 《中國禪學研究入門》，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法鼓佛教學院，「佛學規範資料庫」，2012.07.17，<http://authority.ddbc.edu.tw/>。

A Study on the Publication of the Buddhist Tripitaka in Jingshan

Shi, Fa-Chuang (Xie, Qing-Hou)

Doctoral Student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Peking University

Abstract

Reconstructed during the Wanli era of the Ming Dynasty, Jingshan Monastery was regarded as the most probable place for reviving and spreading the wisdom of past Masters. And the carving and publication of the *Jingshan Tripitaka* was indeed a great opportunity to set the dharma wheel in motion once again. It was with the collaboration of monastics of the Chan school and lay people that the carving of the *Jingshan Tripitaka* was finally realized and Buddhism revived. Through investigation, it is found that not only is there a mutual interfusion between the Gazette and Tripitaka, but a mutual influence between the carving of Tripitaka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monastery. Through exploring their carving and publication history, from Jingshan Monastery to Jizhao Nunnery then to Huacheng Monastery, as well as the initial vow of Master Zibo and the later development, it is hoped that the cause and condition of such a great event could be rendered explicit.

Keywords:

Jingshan Tripitaka (*Jingshan dazing jing*), *Jiaxing Tripitaka* (*Jiaxing dazing jing*), Carving and publication of the Buddhist Tripitaka, *Gazetter of Jingshan*, Jingshan Monastery.